

燕聲董事長莊坤元經營電台逾一甲子 見證台灣

廣播發展史 功在花蓮

莊坤元，民國 22 生，南投竹山人。因經營燕聲廣播電台，與花蓮結下一世情。莊坤元從事廣播事業超過一甲子，是我國最資深的廣播人員。他從廣告業務起家，態度樸實，待人誠懇，經營電台有成，就像是台灣廣播界的活字典，受業界高度敬重，也獲獎無數。莊坤元也經營過報紙，並積極投入扶輪社公益，參與花蓮觀光事業之開拓等，是我國廣播界的國寶級人物。他認為花蓮地區的廣播電台過於飽和，經營艱困，不宜再開放，也期許政府能多輔導與補助優質電台的節目製作。

照片

出生南投 一歲喪父 母親一手帶大

我家是小康，家裡面除了我太太少我四歲，我民國二十二年出生，已經八十二歲了。育養了兩男一女。長男叫莊益修，現在五十七歲，是燕聲電台的監察人。次男叫莊益承，從清華大學物理系畢業後，有一度在國外，十幾年前回來電台，現在是主持東台灣廣播公司，是負責人兼董事長，太太叫覃玫，是淡江大學畢業，現在在東台灣廣播公司當節目主任。他育有兩男一女，長男今年考上科技大學，長女目前是花蓮女中高三，今年考大學，次男就讀美崙國中，今年二年級。我的老名叫莊淑萍，文化大學建築系畢業，先生也是成功大學建築系，二十幾歲就當上建築師，叫劉進忠。他養有兩女一男，長女就讀高雄醫學院六年級，再一年就出來當醫生了，次女叫劉家昕，現就讀台大土木工程系三年級，非常優秀，老三今年高三，在台中衛道中學，成績也很優秀，考上國立大學不是問題。這是我家裏的大概情況。

我家可以說通通都是我母親帶大的，在我一歲多時父親就過世了。¹因為我父親做木材商，53 歲因為肺病，日本時代醫藥不發達，所以因為了肺病，53 歲就過世了。我上面還有兩個哥哥，三個姐姐，大哥莊春季當過小學的校長，日據時代考上台北開南商工，等於現在的高中，日據時代算是很不錯的，所以回來後就當了教員，經過升遷教務主任，最後升到校長，並在校長的位子退休。老二書念得比較不好，那時要考學校也太少，沒有考上就在家裡做農。三個姐姐則都嫁出去了。孩子都是由我母親一手帶大，我母親 76 歲時乳癌過世了，這就是家裡的大概情況。

¹ 莊坤元父親莊訓模，母親陳玉鳳女士。

就讀日治社寮國小 考取竹山初中

至於我小學念書時，是日本時代，畢業時也是拿日據時代的畢業證書，等於六年級，在南投鄉下的社寮國小讀了六年。很幸運的我考上了高等科，那個日本時代學校不多，剛剛好考上高等科。我們學校社寮國小，要到竹山考高等科，全校只有三個人考上²。

那段時間因為台灣是屬於日本的殖民地，所以美國 B-29 轟炸機天天來空襲，所以我們社寮到竹山有十公里的距離，所以那時有簡單的汽車，也就是老爺車。因為那個時候是戰爭時代，沒有甚麼汽油，是燒木炭的，所以常常坐車坐到一半空襲警一響，人都要下來。等空襲警報一個多小時解除後，糟糕了，車要發動卻發不動，甚至人都要下來推，所以到學校，人家都已經上到一半了，常常到學校去要不是人家都已經上完，要不就是遲到，有念等於沒有念。很快的就是，一個竹山高等科只有一班，將近六十個人，一學期到了，同班的學生只認識一半多一點，不可能全班都認識。

高等科有讀等於沒有讀，天天在跑美國空襲，後來很快就光復。光復後很快我又考上初級中學，叫做竹山初級中學，南投縣有五間初級中學，竹山是其中之一，等於是現在的國中。很幸運的我考上了，更糟糕的是，有學校卻沒有運動場。所以學校的旁邊有很多田地都撥給學校。我們算第一屆的，運動場因為沒有，所以要做工，早上念書，下午通通勞動服務，不是鋤頭畚箕，就是做來做去。下午都是勞動服務，只有念早上而已。所以很幸運的混了三年，畢業後那時找職業很難，另外一個選項就是考師範學校，出來後就可以當老師，也不用找職業，所以我就去考。但差了一點點就考上了，沒考上師範學校卻考上了霧峰私立的萊園中學。萊園中學是很不錯的，屬於貴族學校，董事長是林獻堂的大兒子林攀龍，英國牛津大學畢業，所辦的學校。

萊園高中人才輩出 導師教誨：能忍則安

回想起來，高中一半同學裡面，人才出了很多，比如說曾燕山是僑選立委、陳萬水是飛行官，還有鄉鎮長或銀行經理也出了很多，也有很多企業家。竹山初中那個時候念書很緊喔，竹山初中是第一屆，萊園中學也是第一屆。竹山初中畢業是有黃金瑞是當台中地方法院院長，或是葉朝邦是以前衛生局的科長，都是一級主管，還有林有週是環保署的主任秘書。雖然班裡面人不多，但是人才還是出了不少。值得安慰的就是念書時，我們很用功地走過來，回想起年輕念書的時代，又快樂、又辛苦、又充滿酸甜苦辣說不盡。一面唸一面做工，甚麼都有。

我讀的是私立高中，那時的導師叫李善倫，在畢業時跟我說：「我送你一個字，不論如何，將這個字做好，你就成功一半。就是做人，要『忍』，如果會忍，當遇到大小事情，不論是被他人佔便宜或是被人欺負，不要跟人計較，忍過了，就會海闊天空。讓人佔便宜勝過佔人便宜。如果忍，很多事都會大事化小，所以你

² 台中州公立社寮國小，台中縣立竹山初級中學。

一定要記住。如果忍，你就成功一半。」我有兩塊石頭寫著「知足常樂，能忍則安」，這是我導師留給我最好的一句話，我經常將他記在心中，時時做到。還有一位導師，安春鵬老師，外省老師。他說要「以誠待人」，要求我們做人一定要以誠待人。「人在做，天在看」，當你以誠待人，真的對別人好，別人也會對你好，這本來就是互惠的。

考取中聲電台業務員 節目不足四處借唱片 自組樂團彈唱

高中畢業以後要找工作，根本就找不到，太困難了。好不容易透過關係找了縣議員引進，很榮幸的進入台中縣稅捐稽徵處當臨時雇員，薪水一點點，卻高興的不得了。那個時候正好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一號，台中有個「中聲廣播電台」成立³，要招考業務員，我就自告奮勇地去考了。我記得大概有二、三十個應試者，考試主要是口試，問你當地的地理、歷史、大概的資歷和簡單基礎，當然我從腦中隨便回答後，很幸運的二十幾個取三名，我是其中一名，並進入中聲電台。在中聲電台服務前後大概四年，中間也曾去當兵。當時的董事長蔡志昌對我太好，令我永生難忘，蔡董後來當台中市議員，當到台中市議會議長。

在中聲這段時間學習了做人，當時拉廣告怎麼做根本就不懂，電台要唱片沒有唱片，要錄音機沒有錄音機，甚麼都沒有。一個電台播音十二個小時而已，從早上五點播到九點，十一點再播到兩點，下午三點又播到晚上十一點，加起來只有十二個小時。因為沒有節目的來源，時間卻太長，要唱片沒有唱片，不是講古就是簡單的歌唱。我組了一個兩三個人的小型樂團，一個女歌手、電子琴加上小提琴手，彈彈唱唱。當時一個很有名的作曲家叫姚讚福⁴，他家裡很窮，要是出生在現在不得了，可以賺很多錢。但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只能自己做幾條歌彈唱，騙騙聽眾。

那時在中聲電台有一度天天廣播，詢問有沒有人有唱片能借給電台播，電台會答謝。播了兩個禮拜，找了兩套，一個是在彰化縣的二林，「山伯英台」，找了一波十七張石膏做的唱片。還有另一套是南投縣水里鄉，叫「包公審郭槐」。找了這兩套，但卻破了一張，原本十七張的唱片剩十六張，就只能天天播，大概平均四天唱片就播完。播完怎麼辦呢，就只能重複播，但還是有人聽，那時因為沒有節目，所以有播就有人聽。所以那時非常艱苦，要節目實在太困難了。另外還有請講古。

到國聲電台也是一樣沒有唱片，但那時美國新聞處很特別，電台要唱片，可以從美國新聞處借唱片，那唱片是很大的，一張可以播半個小時到一個小時。可是唱片有的是輕音樂，要不就是高級古典音樂，不是老百姓所愛聽的流行歌曲，所以很難獲得大眾喜愛。我在國聲電台，每個月到兩星期就到美國新聞處換唱

³ 民國四十一年，為了反制大陸對台廣播，加強反共抗俄宣傳，政府開放台北、台中、彰化、台南四個地區設置廣播電台。「中聲廣播電台」於民國四十二年二月一日創台，以AM864 仟赫開播。為當時台灣中部地區，唯一的民營廣播電台，初創時期台址設於台中市吉祥街一號。

⁴ 姚讚福（1909年~1967年），日治時期重要的台語流行音樂作曲家，作《心酸酸》、《悲戀的酒杯》等歌曲，因生不逢時，一生貧困。

片，借了十五張，又換了十五張。

早年空間設備差 播音員機務員克難中播音

我記得民國四十二年三月份到台中中聲電台，當時當播音員真可憐，第一，當時播音室裡面沒有像現在這麼好，有分離式冷氣可以開，那時候錄音是密密麻麻封住，都沒有空氣，尤其是大熱天，那時候常常流汗流不停，不能吹電風扇也沒有冷氣，後來才有電風扇的，電風扇是你在播音休息的時候，短短幾分鐘可以開，要播音的時候又要關起來。後來就動腦筋，買了一個大桶子，裡面放一個大冰塊，會有一點點冷的空氣在旁邊，就不會很悶熱。

播音員一方面要播音，當時的唱針都是鐵的，一支尖尖的，播兩面就要換，整天就在翻來翻去，換唱針，嘴巴在播音，手也要一邊動。也沒有錄音機，什麼都沒有，唱片一方面要一直翻，手要一直忙，嘴巴還要播廣告，滿身大汗，所以說真的可憐，播報半小時就會開始流汗，做兩個小時的班一定要換班，不能做太久。有的人做太辛苦，就支撐不下了。播音員如此，機務員也是一樣。那時候沒有像現在電晶體，或是從美國原裝進口的發射機，那時候的機器都日據時代留下來的，都是台灣自己硬裝的，都用真空管這麼大一顆，光是真空管就很炙熱。還有變壓器，聲音一會兒大，一會兒小，不像現在機器都能自動控制調整，以前都沒有耶，機務員眼睛監看三、四個電表，電流、電壓，還有電池，可說很複雜。有時候還會故障，故障就慘了，那個機器也不是原裝的，就要去外面電器行，去找那個零件來修理，真的沒日沒夜，真的沒三兩三，要做機務員也沒那麼簡單，要有真功夫的，因為機器故障，電台就沒聲音了，這是很自然的事情。

退伍後中聲國聲兩兼 朱劍秋拔擢任副台長

我第一次當兵當了四個月，第二次當了十八個月，第二次當完後沒有回家，因為當時在中聲有一點業務基礎，好幾個電台都知道我，所以那時業務的人也不多，所以很多電台都搶著要我。我接到台北中華電台、新竹台聲電台、高雄鳳鳴電台、彰化國聲電台四個電台的聘書，還有中聲電台邀我回去。國聲朱劍秋總經理搶得比較積極，一直要我去上班，也來我家邀約許多次，中聲這邊也一直要求我不要離職。當時我有一點點業務能力，所以好幾個電台搶著要我去上班。因為高雄和新竹台北太遠所以不考慮，因為我是南投人，所以我就選擇國聲以及中聲。中聲不放我，而國聲也要我非去不可，實在盛情難推，因此最後決定兩面都兼任。

兼到後來，沒有辦法做下去，然而國聲就算我資歷尚未滿一年，就叫我做副台長。如果做了副台長名譽好，待遇也好，比中聲好很多，所以不得不慢慢放掉中聲，到國聲當副台長。⁵

⁵ 國聲廣播電台為彰化地區第一個成立的民營商業廣播電台，創辦人朱劍秋先生，草創於彰化市。民國四十二年正式獲得廣播無線電台執照，五月四日為創台台慶。莊坤元年僅二十六歲，成為全國二十餘家電台當中，最年輕的副台長。

兼任燕聲副台長 借款整頓電台債務

當了兩年左右，有一次燕聲電台的台長王壽昌，也是負責人，去找國聲電台朱老闆，說燕聲經營得很慘，每個月都賠錢，該怎麼辦⁶。而朱老闆說自從莊副台長來了以後，業務每個月都在增加，他能力很強，要不要介紹到你那邊幫忙。過了三天，聘書來了，要我當燕聲電台的副台長，我心想怎麼可以。然而國聲電台的老闆心很好，說去兼任沒關係，我可以多賺一點錢。朱老闆都開口了，於是我就兩面兼任，當兩個台的副台長。那時，民營電台大概有十七、八家，公營電台加起來有二十幾家，我是最年輕的副台長。

在燕聲的時候雖然很認真在做，但是卻很淒慘。時間到了播音員沒有來，遲到半個小時很正常。因為薪水兩、三個月沒有發了，有播沒有播就跟有薪水沒有薪水一樣，人事沒有安定，外面的帳，連米錢都欠，機器也是亂七八糟，薪水都發不出來要怎麼解決呢？那個時候李睿舟⁷，能力非常強，薪水最高也才領四百塊錢。他當節目主任，有一個副台長、兩個主任，通通領四百，播音員領三百，其他機務員領兩百，工友領一百五，加起來一個月支出也沒有幾千塊，三、四千塊錢，三個月發也才一萬塊左右。我跟老闆說這個錢不發，誰有心來這裡做！但他卻說沒有錢，只能開支票，叫我去調。我就想辦法，只能說好啊，調就調。

我在中部廣播界也搞了五、六年了，有一點社會基礎了，很多廠商老闆像新萬仁，綠油精傷風克的林添如董事長對我都蠻好的，都五萬塊，五萬塊的借，還有其他藥廠，我調了三張總共十五萬。十五萬回來了，薪水解決了，欠的米店也解決了，也不過是一萬多，其他的錢也沒有用在電台，十幾萬通通帶回去，王在台北經營茶葉用光了錢。半個月過去，又遇到同樣的問題，叫我又要再調十五萬。那時我人氣還蠻不錯的，因為我都以誠待人，很老實，廠商對我的印象都蠻好的，所以又調了十五萬，前後總共調了三十萬。最糟糕的是調了三十萬後，支票都是三個月左右，沒有一張領到錢。慘了！那時五萬塊可以買一棟兩層樓的國民住宅，三十萬，現在的錢不只三十萬。

王壽昌兩賣燕聲 惹出吊照風波

我才二十八歲，哪裡有這個能力，只能叫苦連天，找了當初引薦的朱劍秋問該怎麼辦？他說怎麼可以這樣！趕快要還。談了半天沒有結論，最後王壽昌商量把燕聲電台給我一半。一個電台像日本宿舍一樣，空空的，機器又不好，哪有這麼貴！但他說價值有四十幾萬。最後我妥協了，他並要求再給幾萬塊，最後我們還湊了七萬塊準備給他。因為王壽昌早就支票退票被通緝，所以連住所我們都不知道，不知去向，連七萬塊要給他都找不到人。

再不到一個月，又跑來一個張欽之，拿了王壽昌一張二十萬的支票說要接收

⁶ 民國四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燕聲廣播電台用簡單竹竿搭起天線，於花蓮市博愛街四十五號開播，為老舊日式房子。目前燕聲廣播電台使用頻率為 AM 1044 與 AM 1242。

⁷ 李睿舟為電台名播音員，台視「五燈獎」、「大千世界」、「田邊俱樂部」節目名主持人。

燕聲電台。我說電台幾個月前就賣給我們了，他說王壽昌欠他二十萬，當然我們不會給他。他要接收電台接收不到，就登了中央日報，說王壽昌欠他二十萬，電台要賣給他，我們又不移交給他，等於王壽昌跟我們聯合起來欺負他。我們怎麼可以忍受，後來我不得不跟朱總經理研究的結果，他既然登報來反駁，就找律師去研究，我們錢什麼時候就給了，把合約弄得清清楚楚的。後來弄到花蓮的地方法院，我們是勝訴了，不對的是王壽昌，他本來通緝已經亂七八糟了。這麼一來出了大問題了，因為電台是不准買賣的，他也登了中央日報，我們也登了中央日報。那時保安司令部，也就是警備總部的前身，放聲說燕聲電台有買賣的行為，中央日報登了很多天的報紙，照規定要吊銷執照。

蔣緯國解危 停播一個月順勢遷址

我一聽，哭了又哭，但是哭又有甚麼用呢？又找朱總經理，朱總經理說這事情大了，真要吊銷執照。還好朱總經理有一個靠山叫蔣緯國⁸，朱總經理以前是裝甲兵部隊康樂隊的隊長，蔣緯國當時是司令。因為蔣緯國是國聲電台的名譽董事長，所以就找他說，我的好朋友被王壽昌一騙，保安司令部要吊銷執照，你去幫關照一下，這個不能吊，一吊銷不得了。我們內部請民本電台胡炯心董事長出來協調，協調的結果莊坤元、朱劍秋、陳全安、朱清福這邊原本的經營團隊占三分之二，張欽之占三分之一，好好去合作，莊坤元還是做台長，張清志來做監察人，電台要開支事先講好，收支通通公開。內部就由胡炯心先生協調，外面請蔣緯國打了電話給當時的保安司令部總司令彭孟緝，請總司令刀下留情，不要處罰的這麼重。

後來開會的結果，不處罰也不行，要求停播一個月。這個算最輕的處罰，停播一個月。這時我們只好認了，張欽之怕，我們也怕，大家好好來搞。但是對聽眾也沒辦法交代，所以只好登報，說為了改善電台設備，因為機器聲音不好，我們從美國買了新的機器，一個月以後幾月幾號要重新開播，請您收聽，對聽眾也有交代，對客戶也有交代。真實是那時就搬到了美崙，由花蓮市博愛街45號，搬到美崙花蓮市中興路53號⁹。因為那時候沒有錢啊，是向一個省立醫院的副院長王英俊租的一棟房子，有兩層樓就搬到那邊，機器方面，就把原來國聲電台要做第二部分的，等於把他新裝好的機器運過來，裝好後聲音品質比以前好太多了。

抵押田產還債 出國考察籌畫電台新址

說到電台不能買賣，要將我吊銷執照這段，真的是十分可惡，像是賣女兒，硬嫁二個人一樣。竟然還要賣給張欽之，弄得他登報，我們登報，警備總部要吊銷執照。好險請蔣緯國出面拜託彭孟緝手下留情，只罰停播一個月。要不然，那

⁸ 蔣緯國（1916年10月6日－1997年9月22日），蔣介石次子，曾任裝甲兵司令部少、中將司令，中華民國陸軍二級上將。

⁹ 民國五十一年五月二日，燕聲電台租用花蓮中興路五十三號二樓房舍作為喬遷新址。

時二十八歲，負債三十萬，大約現在三千萬以上，叫我如何去還，為此，家裡標會，當時雖然家裡不富裕，但也還有一、兩甲的水田，六甲多的山坡地，全部都拿去抵押，也才不到十幾萬，還不夠，我哥哥還替我招會，我岳母又招會，這裡招，那裡招，也不過十來萬，看這種情形，一輩子也還不完，哭了好幾天，一輩子就是有經過這個苦，所以才拼命地一直做、一直做，債務二十多年才還清。真是有苦說不出，還好老天爺還是很同情我們。

搬到美崙後，當時我對廣播有興趣，我在民國 52 年就到日本 NHK、TBS、日本放送做考察。回來後便開始買土地，剛開始買了兩百坪，之後我覺得兩百坪太小了，NHK 員工三萬多人，唱片十幾萬張，講誇張的，他一個廁所就比一個電台還要大。之後我便再買了兩百坪，加上原來二百坪，總共四百坪。我們本身的經濟力量有限，能學就盡量學，最後沒有辦法就停在四百坪。之後一邊還錢，一面蓋房子，就與台灣銀行交涉，借了一部分錢，最後在電台十周年時落成。從美崙租的房子搬到自己的房子，從博愛街三十幾坪的地，搬到美崙是租的，有四十坪的地，房子也不過四、五十坪，後來搬到自己四百坪的地，蓋了一百八十幾坪。一步一步地在十周年達到一定的規模¹⁰。

歌唱大賽發掘歌星 台視託管花蓮轉播台

還好我搬到美崙後就很順利，尤其是要蓋房子的時候，我參觀了很多地方，那時差不多已經進入五十年代了，開始有電晶體收音機、錄音機、唱片公司的出現，所以蓋房子的時候就特別交代要設計一間禮堂。所以我舊的燕聲電台有禮堂，放眼望去，台灣的民營電台，中廣不說，除了正聲和我，沒有人有禮堂，我敢如此說，每一家我都看過，所有的民營電台，中廣的十家分台，以前的漢聲、警廣，可以說台灣所有的電台我看過了一百多家，連人家的轉播台我都看過。除了中廣、正聲和我，有禮堂而已，剩下的電台沒有人有禮堂。

我蓋了禮堂，然後就開始辦歌唱比賽，當時沒有電視，歌唱比賽非常的轟動。那個時候有唱片，歌唱比賽出來，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唱片公司都跑來要簽約。尤其是花蓮，阿美族的歌唱和體育實力非常驚人，歌唱比賽出來的很多，張惠妹、溫梅桂、包娜娜、陳瓊美等等都是我們電台培養所出來的，最後都到台視，那個時候也只有一家台視而已，然後五燈獎比賽。說到感謝的人、誠意對待人，像李睿舟，我也很誠意對待他，結果他也找到台視當五燈獎的裁判。

因為台視尚未在花蓮成立轉播站之前，在西部看台視都很清楚，那時都是黑白的，都看得很清楚，花蓮要看台視都像在下雨一樣，要不然就是有聲無影，大家都建議花蓮要設轉播台，建議無著，後來經過議會，議會再建議到政府，政府再叫台視來花蓮設轉播台。台視來看了之後，最後將轉播台設立在我們電台附近。設了之後跟我說，糟糕了！設下去了，派一個人每天在那裡顧也不可能，用一個工程師在這裡也不可能，請我找電台的工程師，是否能幫他們兼任，我說好

¹⁰ 民國五十七年三月二十二日，電台於美崙地區購地新建大樓，遷至花蓮市民權路七十六號，佔地四百坪，電台十週年慶落成。

啊！替你兼沒關係，他這個是平常不需要做事，除了颱風或打雷有可能會停電、跳電，開關再重按或什麼的，而他們偶而也會來巡一下。為此，聘我做台視的顧問，我也很風光，到了台視，他們的公關非常的熱情，很會做人，請我吃飯，歌唱比賽還請我貴賓觀看，當裁判，雖然是台視總經理周天翔拜託我當顧問，周年慶大宴會，都被邀請，這也是別家電台沒人有的。我舉辦的歌唱，每一屆當中，從初賽、複賽、決賽，大約都半年時間，一批一批出來，剛開始只去唱片公司，如五虎唱片、麗歌唱片、歌林唱片等，唱片公司一大堆，好幾家來找基本歌星，接著連電視公司也來找歌唱人才。

我認為花蓮有兩個非常特殊值得鼓勵的，一個體育，一個音樂，原住民對體育及音樂方面的細胞，我覺得都比我們福佬人、客家人和外省人有體能，有天分，還要特殊。所以我們歌唱比賽原住民來很多，成績都很不錯。像體育，我們電台沒去培養到，但像是紅葉棒球隊，很多都是原來沒有的，都做到冠軍，真的很不簡單，如楊傳廣、如棒球方面，東部都出了很多人才，是培養不夠而已，不然會更好，所以我覺得，花蓮就是體育和音樂這兩方面可以大大的培養。

考察各國電台 購地監造電台新址 連獲兩屆廣電金技獎

至於後來為什麼搬到這個地方呢？我經常到世界各地考察各國電台的優點，因此發覺四百坪還是不行。因為有一次我的經驗，我的轉播台，颱風從秀姑巒溪來了，房子是自己的沒錯，但因為調幅電台的天線要拉很遠，拉到人家的地，天線弄倒了。要回復天線人家不給我們回復，之前建國電台也有因為不給拉線而發生問題。我們因為怕再發生問題，所以趕快擴增土地至一千多坪。所以現在我們有執照的地一千兩百坪以外又跟國有財產局租了兩百多坪，再加上水利局的地，目前這邊有一千六百多坪的地¹¹。

買地買好後新電台還沒蓋，糟糕了。原來的電台我們一條拉線在港務局的宿舍，港務局的地標售了，人家要蓋大樓了。對方要求我們搬，但搬要有時間。我們蓋好的時間他們也蓋好了，對方給我們一年的時間要求我們搬，但一年太短了，沒有辦法完成。最後我要求兩年，也在兩年內完成了一切工程，事情就和平落幕了。搬到這裡是電台三十五週年落成的。

現在大膽講，人家說民營電台的地弄成這麼大做甚麼？因為政府對廣播的限制十分多，機器要大一點也不行，要多幾部機器也不行，沒有辦法發揮。所以目前很多民營電台的房子都是用租的，但我們從土地、房子各項設備都是自己的。像這棟房子，由於我女兒和女婿都是建築師，房子是他們所設計的。房子的特色就是在底下都有三呎乘六呎的銅板圍著，所以地網不會干擾。尤其是機器房的底下有三尺六尺的銅板兩片，機房的底下兩公尺處有地下水源，置放木炭，被我們的設計隔絕。因此交通部第一屆、第二屆的「金技獎」就是由我們獲得的，第一

¹¹ 民國八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花蓮縣吉安鄉南濱廣播大樓啟用，佔地一千六百坪，八十二年三月，電台三十五週年慶落成。舞鶴轉播站也於民國八十八年底搬遷至本地。

次獲獎的時候是林豐正部長頒發的，而第二屆則是葉菊蘭頒發的¹²。

不僅是天線是 72 米，而且在地底鑽了 72 米深，還鋪設了兩條六十平方公釐裸鐵銅絞線的地網，所以在調幅廣播中，聲音不輸別人，相信全國民營電台沒有人有辦法像我做得這麼好¹³。在機器方面，我們很有把握，在節目方面，員工也都很團結。所以就算花蓮人口少、原住民多、消費力差，很難經營，一個小時的價錢連西部三分之一都不到，很感激地，靠著員工團結的力量，我們還是努力的經營下去。

像蓋房子的過程，從頭到尾我都監工，蓋房子的人七點鐘來我就到場，不管是綁鋼筋、灌水泥、板模，我都在監工，所以我舊的那間房子，是電台十週年完成，到現在剛賣給人家，還可以用哦！拆掉，我現在電台已經五十六年了，可以說四十六年的房子，還非常堅固。現在賣人被拆掉了，蓋更好的房子。像我這間房子，擋一百年都沒問題，用很多精神在監工。這間房子五樓的地基，我只蓋了三樓，如果這間倒了，花蓮市大概全都倒了。費很多精神，寧願用多一點錢，不能偷工減料。

燕聲電台牌樓大門 隨南濱新址一起搬遷

現在這棟房子的藝術大門也十分別緻。這個大門當初要應付電台落成十周年，做了四個多月做好還來不及蓋瓦，才先用油漆，之後再補蓋瓦，搬到這邊的時候本來要放棄了，裡面都是水泥、鋼筋，我兒子莊益承建建議說，這用這麼多錢和精神做的，難道不能搬過來，我說搬這個是大工程。第一要搬沒人敢搬，問了營造廠，他們說這要從何搬起，所以就一直四處拜託，甚至跟吊車商量，對方說有可能可以搬，重是不會很重，但是很麻煩，而且如果弄壞了怎麼辦？我說如果壞掉了，我不追究，但是你不要拿工錢。好！決定要搬，這邊就要挖深度下去，因為當初做的過程圖都還在，比如說挖兩米深進去或多少，基礎怎麼做，四根柱子有多大等，我腦袋裡頭都知道。我說就丈量跟那個同樣大小尺寸，所以這邊先挖好，然後再去那邊搬。

用了兩台大怪手和兩台大吊車一起吊起來，將整個鋼筋水泥大門吊放在吊車上，慢慢搬過來。要搬這個，這種大工程還得要交通管制，我就再去跟警察局交通隊商量，交通隊說你要搬，我們不能不准給你，但是不能白天搬，你搬這個要交通管制，晚上 12 點以後搬，哪一天搬要讓我們知道，先跟他溝通好，幾月幾日幾點要搬，晚上 12 點要搬。他就派前導車、指揮車來交通管制，警察站整排，從美崙到這裡；才五公里，不用 10 分鐘的路程搬了 30 幾分鐘。門放下來後吊車還不敢亂動，直到天亮，等水泥乾了，才敢離開。這座藝術牌樓大門當年做了四個多月，施工的師傅還說，這普通的門何必做得這麼功夫？這座門點點滴滴，真

¹² 民國八十八年七月，燕聲電台榮獲調幅無線廣播電台優等工程獎（第一屆廣電金技獎）。民國九十年十二月，再次榮獲此獎項（第二屆廣電金技獎）。由交通部長、電信總局局長頒發獎狀、獎座。

¹³ 燕聲電台開鑿七十二公尺深，深埋七十二公尺「六十平方公釐裸鐵銅絞線」兩條，和鋪設南北向八十四條「六十平方公釐裸鐵銅絞線」之地網。

的留下很多特別的記憶。

樸實人格特質 腳踏實地做事

我的人格特質，想做的事我一定要完成它，並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的走下去。我是南投人，說實在的，南投人非常老實也非常樸實，非常認真很努力也很願意奮鬥，除此之外也十分節儉，可以說優點十分多。在全國，南投縣的犯罪率是最低的，不像嘉義這麼高。以前我經常跟南投縣老家長林洋港相處，他就常說我們南投人十分老實、十分節儉而且非常認真努力。因此，我有種責任感，要我一定做到好，答應別人我一定要做到，答應人家的，從不曾黃牛。由其是花蓮扶輪社，三、四十年裡我從來不遲到也不早退，要不就不做，要做我就一定做到底。像我到台北開會很少缺席，很多人都只是掛名常務理事而已，我幾乎沒有缺席。我的個性就是這樣，當然農村孩子有農村孩子的個性，說好聽的，我的個性是很努力很認真的，而且有毅力要把事情做到好。我就這樣腳踏實地一步一步，並學習別人的好處，雖然經濟能力不足，沒辦法；例如電台，雖然無法像日本 NHK、韓國 KBS 或澳洲一樣，但我們能做到的我們就盡量做。最起碼，我們不會對不起社會和國家給我們頻率，我們能全心全力經營。

秉持以誠待人 員工盡忠職守一家親

當我在國聲時，老董朱劍秋先生和他的妻子蔡玲，對我真的非常的好，讓我非常的欽佩，雖然我在那裡只待三年而已，對我的好實在難以形容，像我小孩出生還很小的時候，就買腳踏車來，薪水歸薪水。他的好處我也跟他學習很多，譬如說做人要以誠待人，我也盡量對人老實一點，對客戶，所以我有跟我合作四十年之久的客戶，像是耐斯，做四十年了不曾停過，還有很多，雖然時機較不好，但至少也會多少做一點。最起碼，我們對人家好，人家也會對我們好，互有回饋。

尤其我最感動的是我對員工，像以前我的副台長蔣一中，一待就二十五年，他六十歲時就說要辭職，我就極力挽留他，於是他又再做到了七十幾歲，還有很多員工及工程師也是如此。員工們都把燕聲電台當家，很多員工一住就是二十五年，三十五年，大部分都是做到七十幾歲，才讓他離開電台。我們對他好，他就會加倍的回報我們。我們這個轉播台的土地，我們對他好，他就幫我們去爭取，蔣一中以前在東台日報做總經理，公關比我好太多了，他就會去代表會說服通過，讓我們能拿到土地。包括以前買燕聲電台，普通土地，縣政府說不能買，他說服對方說我們是文化機關，是服務的單位，不是私人要自己要用的，替我們交涉做事。

還有一位總務趙曙東，他要離職時，我還不捨流淚，他也是住了二、三十年，他說他已經六、七十歲了，要讓他辭職。他在台內管得非常嚴格，比如說員工你跟他拿一隻原子筆，幾月幾號拿會登記，你盡量寫，但當你水用完時，要用空的原子筆來換一支新的，就算拿別的牌子也不接受，要拿原本品牌的筆才能換。要拿稿紙也是一樣，一次給五張、十張，要寫完才能再領取。將水費電費都管理得

非常妥當，我都無後顧之憂。從副台長底下的幾個幹部，都把電台當成家，燕聲一家，我很慶幸能遇到這麼多好的幹部，才慢慢做起燕聲電台。有太多人值得我舉例，朋友、員工都如此；像現在的台長吳明珠，她一個人，無夜無日的為電台付出、幫我寫書等等，我也不會形容，讓我感謝在心，下輩子如果還有機會，再報答她。

戒嚴時期播前嚴審 難忘警總致電「關切」

印象比較深刻的就是警總，警備總司令部，以前要播出一張稿，一定播音員要簽字，這個稿誰寫的，要簽名，比如編輯，節目部主任、副主任也要簽字，電台台長和副台長也要簽字。要播出一張稿至少要經過四關，播的人、寫的人、節目負責人、電台負責人都要簽名，才能播出，不管是廣告稿、新聞稿，都要經過這層層關卡。一張唱片要播，當然對於他有訂定的禁歌，我們注意不要播就好了，但最奇怪的是，有一年，我常常接到警總下面的電話；警總裡面有分十二組，其中有一個電信監察組，電信監察組內又分成六個小組，有北、中、南、東、澎湖、馬祖區，花蓮是屬於第四電監組管的，第四電監組當時是一個黃組長，剛好在電台附近，動不動就打個電話來：莊台長！你過來一下，你把昨天的社論拿來給我看，我想我的電台規規矩矩的，我就拿社論，播音員、作者、編輯、連節目主任、副台長都簽過字了，就帶去給他看，並說這社論，是昨天聯合報刊登的，又不是我們自己亂報的。他叫我讀仔細一點，我讀，就沒什麼咧！黃組長就說這有說到工人的福利等。我說：這有關工人的福利有什麼不對？他說不行，這會影響社會的安定。報紙寫對工人的福利有稍微提建議，說我不能播，我說為甚麼聯合報就可以登，我為什麼不能播。他說聯合報是台灣島內在看，外國版有外國版，這社論不在內，國外看不到，但你的電台電波卻是無遠弗屆的，甚至福建廈門也聽得到，若廈門也聽得到會對工人心態造成影響，因此不能播出。明明我們認為很沒道理，卻要點頭稱是，說要改進、改進，你不跟他這樣說，就沒完沒了，這是一個很難忘的情形。

不只這樣而已，也是如此，一通電話：莊台長！請你過來一下，你昨天一點半至兩點鐘，播出去的那幾首歌有問題。那時候幾點幾分要播甚麼歌，這半小時、或是這一小時這個節目，總共播出七張唱片，或幾張，都要寫，我看一看，播音員有簽字、大家都有簽字，手續清清楚楚，我就帶去給看，我說一共就只播出這十一、二首歌，裡面沒有任何禁歌。黃組長說裡面有一首歌不行播，但我說「這是合法唱片公司買來的，為什麼唱片公司能播電台卻不能播？」他還向你解釋說「唱片是家庭聽的，只會有三至五個人十個人聽到，你們廣播電台播出去後是幾千人聽到，這唱片就會對社會造成問題，這要禁唱。」我說「禁唱，你跟我講禁唱，我就禁唱，你沒跟我講我怎麼會知道」。他說這開始要禁唱，經過三五天而已，公文真的下來了，說這首禁唱。我說：你禁唱，你先跟我講，我當然會禁，像這樣沒講的，也有事情，不儘如此，諸如此類，講起來會越多。

幾十年前還有一件事，有一次我接到了美國彭明敏的信，內容是對台灣政治

的批評要我播出。當然我不敢播，哪有那麼大膽，那個時期，錯一個字就有事了，還要播這種文章。黃組長又叫我過去，但卻沒叫我帶什麼，我心想糟糕了，是不是哪張唱片有問題，或是哪張稿。過去後黃組長問我「最近如何？」我回答「還是一樣。」他說「你有沒有甚麼好消息或壞消息？」但我完全聽不懂他在說甚麼。他問「你有接到彭明敏的一封信嗎？」我回答「有。我今天才接到。」因為花蓮的信都比台北慢一天，我說，剛剛才接到而已。他問「你有播嗎？」我說「沒有啊，我怎麼敢播。」他說「你接到這個應該要呈報警總。」我就說「我才剛接到，明天才要呈報。」像這樣一點小事情，搞不好要鬧成大事的情況非常多，講不完。

籌組九龍廣播劇團 楊麗花歌仔戲紅到台視

我在燕聲五十幾年，我在廣播電台到現在六十一年，那六十一年中間我手上用過幾百個人，有好幾十個非常非常好，當然也有比較普通的，但是好的佔很多，我那時候辦歌聲比賽，轟動一時，但是說做節目我也非常紅。

當年花蓮是「鳥不生蛋」的地方，你是怎麼跟人家拿廣告？我那時候很聰明，我那時候跟民本電台劉寧猛、陳全安、袁中琳等人，組一個「九龍廣播劇團」，成立「愛利亞廣告公司」，廣告公司就加減拿一些廣告來給我。後來再和名製作人侯世宏先生，一起組織「政人傳播公司」，侯世宏當董事長，我也做監製人，並約了楊麗花、游娟，叫魏少朋等名人來參加。因為我出面講話就很簡單，但是楊麗花沒辦法常常出面，但也是股東，所以說我們錄的歌仔戲，可說沒有人有。除了民本電台跟我燕聲電台有在播。所以我到花蓮查訪，清一色整條路都在聽我們的歌仔戲。後來歌仔戲就慢慢的就轉往台視發展，人家比較多錢，就很現實的被挖走了，是有這樣一段的經過，所以經營電台要用很多腦筋。

定位燕聲台語電台 服務農工商主婦

廣播的電波是國家的，獲得執照是很不簡單的事，所以一定要符合政府的要求，除了政府要求，聽眾需求也要尊重。在解嚴之前，限制較多，而解嚴後，語言就不像以前一樣，比如說規定方言不能占百分之五十，一定要用國語，那時候就開放了，所以我的理念就慢慢改。我認為，在花蓮的電台，中廣他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第幾部分，國語比台語較多一點，但台語還算佔不少，像復興電台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國語，漢聲電台百分之九十幾也都是國語，警察電台也是，花蓮所有的電台算一算，百分之八九十都是國語，閩南語僅十趴、二十趴，因此我決定，我燕聲我的理念，我是台語的電台，鄉親的最愛。我們要選定目標，因為像政府的電台，像警察電台，他們對交通重視，所以我就針對農工商，對農民、工人、商人，農工商漁民以外，家庭主婦等較老一輩的，重點都在這裡。至於學生和公務員就比較不重視，他們都聽政府的電台，比較不會聽燕聲。所以我特別重視漁業行情、蔬菜行情和氣象、交通。尤其花蓮的颱風特別多，颱風一來蘇花公

路就中斷，以前又沒有鐵路，所以政府一發布消息我就會公布，所以聽眾非常多。當颱風來時，花蓮常常成為孤島，現在有的時候還是這樣，遑論當時；以前沒有電視，全部人都是我的聽眾。對農民、漁民我一定特別服務，氣象資訊一定報得正確，到現在氣象報告還是佔很多的時間。

秉持服務農工商的理念，我得到了大家的肯定。花蓮目前有十三間民營廣播電台，做廣告的哦；以前是四、五家廣播電台，但可以做廣告的只有燕聲和中廣而已，以前是兩家在做廣告，其他如漢聲、警廣、教育等電台都不能做廣告，只有兩家而已，現在可以做的卻有十三家，但因為我基礎穩固，聽眾群較多，所以廣告費價格比別台多加倍以上。就算我一小時的價格，不到西部的三分之一，但花蓮的其他在地電台卻不到我的一半，而我能生存，他們也生存得很艱苦，所以說花蓮很艱苦，像後山電台也賣給麻糬老闆，希望之聲也不斷地轉賣，不怕死的來，也是收入不夠開支。我是花很多精神經營，但也只是打平而已，不容易的，有講不盡的辛苦。

五零年代：唱片公司、電晶體收音機出現

我在中聲電台的時候，一天才播報 12 小時，節目也困難，顧機器的人也困難，那些都差不多是四零年代。到五零年代的時候就很好了，怎麼說你知道嗎，唱片公司開始一個一個出來，五虎唱片，環球唱片，月球唱片，海山唱片，唱片公司如雨後春筍這樣一直出來，唱歌的人也變多了，電台開始可以買唱片了。以前的唱片，就是新聞局借以外，和少數到民間去借。我之前有講過，每天重複一播再播也是這樣過。那時候多可憐，機務員也艱苦，播音員也艱苦，到五零年代的時候就漸入佳境，唱片就很多了。

再過來電晶體收音機，也差不多是五零年代才出來的，電晶體收音機也是輕輕的很好用，以前的收音機很大台，重的要命都是真空管，五球的幾球的，很大顆，多可憐啊。買收音機還要警備總部領執照，以前就像人要有身分證一樣，你一台收音機要有一份執照，不然就會被檢舉不完。所以到了五零年代，有唱片出來、有電晶體收音機，廣告就一直跑出來了，大家就覺得電台的效果就出來了，所以廠商就一直來，這是差不多五零年代。

六零年代抑制匪波 政府開放轉播站申設

再來六零年代，當時說要反攻大陸，抑制匪波，對岸廣播電台的電波干擾，全台灣超過一半都是它的聲音，沒辦法，政府開始開放申設轉播台。除了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台南市，這幾個沒影響不開放申設轉播站之外，其他民營電台都准開放一個至兩個，像我花蓮就有核准¹⁴。但不是你想設哪裡就設哪裡，有四個位置，例如以前匪波最嚴重的天祥、豐濱、光復、瑞穗四地。一開始是選在光復，後來光復土地解決有點困難，後來才換去瑞穗。瑞穗那邊鄉公所、代表會很

¹⁴ 六零年代初期，因中國大陸常以「匪波」蓋台，政府開始開放各地「轉播站」申設，轉播站大量開放，聽眾也因此增加。

幫忙，所以才設在瑞穗。所以可以說五零年代到六零年代變化更多，因為都是匪播，所以才會廣設轉播台。

六零年代之後，那個中間電台生意就很好，接下去廣播劇就一直出來。像是吳非宋廣播劇團、陳一明廣播劇團、黃中一廣播劇團，黃志清廣播劇團，靜江月廣播劇團。廣播劇團像是雨後春筍般出來，電台生意好，廣播劇做下去人家就聽得到。而為了要省錢，都會做一套的，譬如說廠商做一套，就可以在台北播完了，再寄去高雄，高雄播完再寄來花蓮，花蓮播完再寄去彰化播，比較經濟實惠。那個時候就是廣播劇團最多。

七零年代天空大亂 播音設備環境大躍進

七零年代匪波仍嚴重，政府就賦予復興電台特殊任務，全台設置三、四十個小型轉播台，天下大亂就對了，電波實在是很亂。之後的播音員就很舒服了，裡面都有冷氣，有時候還穿著大衣，吹得太冷了還是怎樣，再來又有錄音機，錄好的，給它放下去就好了，或是接上外製的節目就好。現在的播音員或主持人，在家裡設一小間大概一坪兩坪大空間，裡面放簡單的設備，跟電信局連線，非常方便，下雨天也不用來電台，颱風天也不用來，在家裡播音非常輕鬆。所以說以前的報音員跟現在的報音員、主持人，差別真的很多，你說設備、環境都好很多。

八零年代戰國時期 開放調頻競爭 地下電台猖獗

現在科技發達，機器也發達，都是美國原裝，機器也不會壞，可以說時代在改變，可以放 MD、或是 CD，非常方便。現在出外播報都很方便，有電話的地方就可以聯播，所以真的很方便。我現在電台節目，也有高雄來的、台北來的、彰化來的，四處來的節目都很方便，可說時代在變化真的非常多。所以才說八零年代之後，開放這個調頻電台之後，只能說是電波的天下大亂，戰國時代，你疊我我疊你，你要強我也強，政府要抓也抓不完。你說你有證照，地下電台有陣子比合法電台的還多，地下電台說的也沒保障，要說什麼就什麼，我們合法的電台，著作權也要收，廣播電視法要遵守，動不動違法都要罰錢，不像他們地下電台，我報什麼，我高興就好。抓到最近，地下電台可能還有，但很少了，因為也不好混了。政府如果有辦法，大家也有辦法抵抗，如發射機藏到土底，用水泥封住，在山裡讓你找不到。事實上政府也不好查，現在就一條線出來，要去哪裡查？沒得找，所以說發射機也好，播音員也好，都要很辛苦這樣。

老實說電信警察也很辛苦，抓很久也抓不完，做到後面也比較難做了，現在的地下電台可能很少，但是還是有。但是還是有。但是環境的影響，像以前播音員，播音員有夠辛苦的，半小時就滿身大汗，你就想想看，哪有冷氣，要開個電風扇都沒時間，唱片轉你都一直在忙碌，稿子要背起來，要一直播一直播，播到廣告詞比唱片還長，一張又一張插報播不完，所以說那時候的辛苦，跟現在的輕鬆無法形容，科技的發達也好，社會環境的變遷也好，差別很多是我最大的感受。

為擴大燕聲媒體版圖 籌資買下台東新報

五十幾年前，我們經營電台，電台要擴大，機器要擴大，交通部不准，新聞局也不准。多一台不准，第二台也不准，根本就沒開放。沒開放也沒辦法，我們也沒辦法怪政府，這沒開放的原因，你知道嗎？我知道！廣播界知道的沒幾個。在民國 51~2 年的時候，英國議會兩個議員來訪問老蔣，並了解台灣的電台，當時有二、三十台，除了中廣有聯播網外，都獨立一台一台，算算也有二十幾間電台，兩個國會議員就說，英國許多電台，也只分屬三家廣播公司。英國是我們的六、七倍大，規模較台灣這麼大，只有三家廣播公司，而我們卻有二十幾台。老蔣聽完，下令，除非很特殊以外，禁止電台再開放。不然原本也會慢慢的開放，後來竟然到民國 82 年才開放，調頻 FM 才一個一個出來¹⁵。

當年我做電台想要擴大，可是他不給你做電視台，設備要申請擴大也不行，不然我給你 1K 就 1K，5K 就 5K，都不准；後來我去日本看 NHK，去韓國看 KBS，包括他們民營的電台等等，都有調幅、調頻，電視、還有報紙等等，一貫作業都有，我就想，不然來做報紙好了。報社是比電台複雜好幾倍，員工也多好幾倍，至少也要幾十倍。那時候，台東有一間「台東新報」，因財務週轉困難想賣，我約了很多合作，約了國大代表吳萬恭、牙科醫生吳敦湖以及布商林金美先生，要去把它買起來。結果裡面都什麼沒有，只有買一張證照而已，兩百萬。那時候錢很大耶，三十幾年前。後來就更名「台聲日報」，說我比較有經驗，叫我做發行人，發行人是責任最大的，董事長都還不用每天去，我都要去。而且當時戒嚴時代，只要一個字不對，警總電話就直接打來，你就要很注意，尤其是總編輯常接到警總的電話接到怕了，你知道那時候戒嚴，比現在可以說是很辛苦就對了，大家很慎重，一字一句都很注意。

經營台聲日報 虧損再轉賣

說到報社的經營，那時候印刷比較落伍，都用撿字排版，都用人工，就是三更半夜一直做。那時候報社要送都要用自己的車，交通不方便。雖然是台東報社，要送到花蓮，至少也要三、四小時，都變成晚報了。反正很多不方便，政府也不會特別支持什麼的，不可能。但是經營不好當然要增資，大家會痛啊，拿自己的錢，不增資的話，不然就進，不然就退，兩條路而已嘛。我們的股東都推說沒錢，沒錢怎麼辦，放著這樣每個月都賠錢。這樣不行，我就把股份賣給花蓮中小企業銀行董事長林朝庚。他經營大漢工專，算不是用自己的錢，用銀行的錢不會痛，買我的股，我當然是犧牲一點賣給他，換他去做發行人，而有些要賣他也不買，或者有些小部份是便宜賣給他的，他自己變做董事長和發行人一手包辦，但做下去，也不是那麼好做啦。

我之前做兩年就關門了，後來，他也做了一陣子，我那時候先改名「台聲日報」，我想說台灣之聲，所以就叫台聲日報；林朝庚買去後因為他有大漢工專，

¹⁵ 民國四十八年之後，交通部未再開放民營電台，直至民國八十二年一月，交通部與新聞局才宣布調頻(FM)廣播電台開放申設。

所以叫做「大漢日報」，是這樣的緣故。所以說，這份報紙是從原本「台東新報」、再到「台聲日報」、再到「大漢日報」。那時候所有參與的人都賠錢，賠得土土土。賠錢我是覺得說，拿得起，放得下，但是那時候說的難聽一點，電台是很賺錢的，賺了又從那邊下去，賺了又從那邊下去。萬事起頭難，人事問題也一堆，這個要借錢，那個又出事，報社的記者三頭六臂，好的也有，要去撈錢的，什麼人都有，我們都要注意。我們都是老實人，有些借錢沒得還的，問題有夠多，報社比電台複雜更多，人事也要加很多，人也複雜更多。所以說，賺錢的報社不是沒有，但要看你經營的長期，要久，且要看是什麼地方。在台東經營，後來也是做不起來，我們換了三朝代，最後大家也都賠錢。

友人邀約創辦東方快報 短暫經營後退出

有一年傅縣長來找我，那時候他才剛要選立法委員，拿兩罐茶葉來這邊，說在飛機跟黃正一聊起，就說我們三個來創一間報社，我說做報社沒有那麼單純啦，要用很多人，要花很多錢，要怎樣怎樣...他說：「沒關係啦，你名聲夠，錢的話，黃正一是通海的，怕什麼」。我認為沒有這麼簡單，萬事起頭難，我說我不要，我已經六、七十歲了，要叫我做這個，我已經七十歲了耶，如果年輕的時候，十年前，五、六十歲的時候，我那時候野心很大的，我一定會跳出來做。

後來我就心腸軟，被他說服投資了 20%，黃正一投資 30%，傅縣長因為他當時要選立法委員，他投資 50%，但是又因為是民意代表，不能參與文化事業，就用人頭。「東方快報」到一個時期，他就說要給我做發行人了，全權叫我做，因為一個去做立委了，一個去做東南旅行社董事長，當然錢的話我也是照出呀，我有 20%沒有賺錢，一個階段之後還要增資。後來大家都爭權奪利，說一套做一套，我最氣這樣，決定不要了，不做了，沒緣啦！不然我哪禁得起跟他們賠下去，結果呢，沒多久我就賣掉推掉了，所以呢，我這個人心肝是很軟，但是做起事情來很強硬的，我拿得起，我也放得下¹⁶。

花蓮現在東方日報算是我打的基礎，就是本來的東方快報改成東方日報而已，現在慢慢經營五、六年後才賺錢的，但是賺不多。現在的文化事業，要大賺沒有，但是要害人很快的，要批評別人，報導出去就收不回來的，所以我才說這是良心的工作，是事實的，盡量寫儘管說，否則絕對不可以亂講。

赴日進修明星大學 勤學自許不輸給員工

回想起小時候想讀書沒辦法讀，一開始在國民學校，我都前一兩名畢業，我們學校考高中才上三個人而已，我也有考上。後來上初中，我考試也是都一帆風順，初中畢業要考高中的時候，師範學校沒考取，但是我也考到私立學校，所以當時有讀到初中畢業的人就已經很稀罕了，比現在大學生還稀罕，以前唸到高中就像現在博士級的了。我就是這樣念書念到高中，當時有一間淡江專科，出多少

¹⁶ 「東方快報」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創刊發行。三個多月後，民國九十六年三月三十一日，莊坤元宣布退出「東方快報」經營。

錢就可以進去唸，我哪有錢，所以就讀到高中而已，之後想再唸但是也沒有機會了，就一直忙一直忙，到最後電台也比較安定了，新聞局有一陣子規定你請專業播音員都要專科、大學學歷。我記得有一段這樣的時間，我想說完蛋了，請來的員工都專科學科的，我們領導人家的才高中畢業，這樣真是很失禮，就想再唸書。

但是當時花蓮也沒有大漢工專、東華大學，不方便，除非去台北以外，後來就想說，去日本考察的期間，日本也是有學校可以唸。後來聽幾個朋友說，大阪有間近畿大學，我想說好啊就去考，我是日據時代出生的，所以國民學校我不只唸到六年級還念到高中，所以日本的會話很簡單，我現在還能可以寫信只是手不能寫，叫我會話還是翻譯都可以。有一次訪問日本韓國，我被推做副團長，日語的口說、寫、讀都可以，所以我才想說去日本念好了，所以就去近畿大學，考試又很簡單，他們也要外國學生。有考上，結果去了一學期，一學期在日本住了十幾天。後來我覺得，大阪好像比較無緣，東京有一個我們老師的朋友，他介紹我東京一間明星大學。我就說好啊，我就去東京，因為當時東京機場的班次多也比較方便，還有幾個朋友和親戚住在那邊，我就選擇去東京唸明星大學。

當初的動機是我底下員工都是專科學科，我要管理不想學歷輸那麼多，所以才有意志力再去唸書。去讀時唸得很認真，也有獲嘉獎。我在明星大學讀，時間到我從來沒有遲到早退，人家沒到我都先到，老師都看在眼裡。我念這個心理學科，近畿大學心理教育，心理學的老師單單看你的人，就可以相你的命，他們都會說你這個人怎樣怎樣。讀不讀的懂是另外一回事，但我很拼命在唸書，還好我考試不輸日本小孩，因為我讀過日本的書。所以呢，在日本進修之外，回來台灣，再去台中讀，一天要讀六小時，讀一輪，再回日本讀一輪。那時就電台比較安定，讀了四年畢業¹⁷。

沒有大家都畢業的，我讀的時候只有兩位畢業，沒畢業的可以說很多。監察院的副院長陳孟鈴，做過台中縣長，他也是我的前輩阿，也在那畢業，算我在明星大學的學長。所以，努力讀，那邊的都是心理學科，感覺起來像是相命，你做什麼、幾點起床，有沒有在讀，成績也還可以，那時候我們台灣過去也是有幾十個喔，只有兩個人畢業，其它都慢慢才畢業。

與母親互動佳 老阿嬤成為電台忠實監聽員

再談到我母親跟我的互動，我母親她七十幾歲乳癌過世，我真的很遺憾。她生我的時候其實很危險，我母親對我是疼得要命，我跟她互動最好的地方，就是她是我電台最好的監聽員。她老人家很愛收聽我的電台，歌仔戲、廣播劇，感覺就不能慢一分鐘聽。所以當開始有電晶體收音機，當時還沒有電視，她枕頭旁就有一台，隨身走來走去也一台收音機，至少她私人就有兩台，走到哪裡都帶著。以前五十年代、六十年代都用錄音帶。這間電台播完寄去另一間電台播，錄音帶分A面、B面，廣播劇也好，歌仔戲也好，播完之後，有些電台忘記幫你倒帶，播音員不注意拿回來播的時候，聽兩句就覺得接不上。我媽就會馬上打電話來電

¹⁷ 莊坤元於民國七十一年至七十四年，赴日本明星大學人文學部心理學教育科進修。

台反映，真的是這樣。播音員就乖得跟什麼一樣，因為老阿嬤真的在監聽。她可以說無論是歌仔戲，還是廣播劇，她都通通全包了。要睡覺收音機還帶著，電台播到十二點，她就聽到十二點。播到幾點就聽到幾點，她老人家一直聽呢，所以說，我們的互動有夠多的。

我母親做人非常仁慈，所以我們左右鄰居都稱呼她人很好，那時候在地方上，我的家境比別人好一點點，那時候日據時代，有錢也沒買不到東西。有時候別人來借個米還是修理東西，老實說我們都給別人好的東西，別人可能還差一點的，我媽也都說沒關係，別跟人計較。所以我才說人在做天在看，所以我也學習很多。

她的好處，實在讓我非常感動，可是就很可惜她七十幾歲就過世了，沒辦法。所以那時候她也是算是對燕聲電台功勞很大，一個人就監聽五、六個小時，七、八個小時，一般人哪有這麼多精神。她常常聽到哪一段不太對，就打電話來通知，播音員也隨時繃緊，因為老阿嬤隨時在聽，所以有這個互動，我覺得讓我很深的懷念，也是廣播電台的員工最欽佩的地方。

電台培養人才不易 以誠對待員工

說到培育，我是專門在培育人才給人的，怎麼說？我電台歷史最久，我請來報音員一直訓練，因為像我這邊算老班的，像我台長都待好幾十年了，還有節目主任，二十幾年的報音員算算也好幾個。我這邊算是說，培育都是憑自己的經驗，再轉給新進來的。現在要請播音員也有苦衷，第一，就是國語、台語。要說標準台語的已經很少了，因為我就是台語的電台，我就是專門對農工商的族群，我就是這樣。所以你就一定要會台語，台語不會，第一關根本免談，最好至少國語也要會，這是一個技術。

再來你要會電腦，以前不用，現在動不動就都要連線，一下連線台北，一下連線氣象局，一下連線哪裡哪裡，台灣頭台灣尾，反正哪裡要連線，我就要應付。那一套我都有。所以你要會電腦操作，電腦操作反而比較普遍，但是會說台語的比較多是老年人，但不會電腦，所以這也是困難處。這是現在有比較不一樣的地方，以前沒有電腦，會播音就好了，現在還要會電腦，所以不一樣的地方很多，工程人員，機器一個月壞不到一次，有問題處理很簡單的，隨時有替代的東西可以用，所以機器方便，設備好，簡單很多。

節目方面，要培養的部分，尤其是人跟人相處。我就說為什麼我這邊待下來的人都待很久。我回想以前在國聲電台的時候，朱劍秋老闆和他太太蔡玲女士，他們都對我很好，那個心，我感謝是一輩子的，所以努力回饋。現在換我做老闆，我不會擺老闆架子，我畢業的時候老師送我「以誠待人」。待人要誠懇，不要應付別人，說的時候，不要心口不一。一定要誠懇地對待員工，我們對他好，他以後對我們好幾倍的回饋也說不定。我的播音員在外面也曾說「我做到死也甘願」這類話。那樣子的忠心，所以說我的員工很多都待好幾十年了，不會說三個月就想換老闆，變動機會很少。我的老師送給我的话，我有把它運用到這個部分。

要求節目播報合乎情理法 謹守媒體社會責任

對於做廣播人員的建議，我現在都是先轉達給台長，台長再轉達給下面。現在請人，是一回事，要做的話都是要先試用，做到滿意我才會正式錄用。在試用期間，我一再交代要播報任何的事情，因為我們廣播電台有社會教育的功能，是文化教育很重要的一環，所以每一次播報一定要很慎重，像是新聞，或是商業食品廣告，一定要有政府許可，或是藥廠的廣告，一定要照公告法令。第一個就是要守法，不然我絕對不做。我不要做得那麼失格，我生活還過得去，所以一定要有根據，不能亂報。萬一你播了出去，這樣影響社會是很大的。所以呢，屬實的事情我們播報，沒有屬實的事情不要播。如果要播，就要合法合理合情，這些都要考慮。

所以我一直要求他們，包括外來的節目主持人，你要讓我預先審查，也要事後監聽，你要聽一聽，聽幾遍之後，就知道這節目是不是囉哩囉索的，還是說很糟的，我們會知道。如果有缺點要給他警告，警告幾次如果他不聽，我們寧願不要這個廣告，我寧可放棄，又不是能賺多少錢。不然這個廣播時間賣給別人也是有收入啊。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自己本身立場要站得穩，我們社會教育責任很大，電波無遠弗屆，傳到哪裡被聽到也不一定。所以聽呢，會教導人好也會教人壞，所以我們有這個社會責任。所以到現在我也常常在監聽，我現在聽收音機時間反而比看電視時間還要多。我是不想講到電視去啦，新聞十條有九條是壞的，沒有一條好的，不是車禍啦、打架啦、殺人啦、吸毒之類的。我看我們電台還是少報一點，不是說不能報，除非是很重大的，在我們當地發生的報一下，外面的就不播了，不要說都報壞的事情啦，好的盡量多播。好人好事也有很多，還是說鼓勵獎勵的事情，不要說沒人聽，也是有人在聽，有人在稱讚呀！所以良心道德、社會責任要扛，一步一腳印要很注意，像戒嚴時代那種嚴謹精神，但不是說抓你一個字，漏一個字如何，而是說要做好，這個很重要。

做事秉持良心原則 慶幸嚴重車禍後重生

對於電台的外製作我很重視，我要親自出馬和製作人，差不多都有認識，要先和他聊天，製作人是什麼情形我大概都會了解。第一，當然，像我剛剛講過一樣，社會責任、道德良心，這些都一定要表達，你的效果我當然要配合你，我也交代裡面的人，要負責專心，全力在電台的責任，要做出來。所以很多主持人，外來的節目，我都先跟他約束，第一不要亂報，我們有社會責任，當然你要宣傳你的好處，我會配合你，屬實的盡量講，我不會對你怎麼樣，不然我也是跟你切斷節目。所以外來的節目，說起來很少數，有一兩個比較龜毛，但大部分他們都配合比較多。像之前那個做廖添丁節目，這個就很頭痛，播到最後我也不想播了。還是說最近高雄的那個阿郎，做得太誇張了，要做我就要錢的，要錢的你又做這樣，我不敢接受。他說「人家別台就可以做，為何你不能做？」我就說你就做的我不喜歡聽，當然切掉。所以也是有很多苦衷。可以配合我就盡量做，不配合我

就寧願犧牲，賠掉，不要了。

想來想去，我們的社會責任感很大，所以才說「人在做，天在看」，「做好事就有好報」，像我現在車禍這麼嚴重，照說要往生才對，可能我媽媽做很多好事，然後庇蔭到我，所以沒過世也說不定¹⁸。我媽媽以前算起來家庭背景比較好，隔壁鄰居都會來借米什麼的，事後還得少，媽媽都說無所謂。所以我們做事情要腳踏實地，一步一腳印要實實在在。我在做什麼，都會摸摸良心，良心能過最重要，我們在做，天在看，所以這個原則我是把持很重，所以公司員工都待很久，雖然電台在花蓮很難經營。

秉持社會責任理念經營 期許鬆綁廣告限制

得到執照是件不容易的事，所以每件事情都要承擔起社會責任。廣播電台是良心事業，不能一下做一下不做。現在花蓮也有一個人兩個人的電台，都說是廣播電台的執照，但都聯播台北的節目。如果他們要像我這樣經營會賠錢，經營一個廣播電台至少也要五六個人、七八個人，你二十四小時播音，還要工務等，為此，他們都省起來，花蓮現在真正有在經營的只有一半，其他一半都是轉播的電台，電台就變成了轉播台。所以我一直在強調，廣播電台對社會和國家要有責任感，播出內容不能太浮誇。現在 NCC 規定的要播幾個字，我覺得也不是很正確。如果內容字太多，現在頻率是密密麻麻，你講得太多，人家不要聽自然會轉台，所以這種限制是太那個一點，不須要限制播幾個字囉！或者半小時廣告只能播三分鐘、三分半鐘囉！這實在都是多餘的，你讓人家講，人家聽了不滿意，自然就關掉，你廣播電台沒講話是要叫人家怎麼做。所以我說責任感確實非常重的，對社會的責任無遠弗屆，所以不能太過頭。

既然政府給我們這張執照，我們有責任去完成任務。我也一再交代我的員工，每一句播出的話，都要想想這句話播出後對社會的影響，不要害死人或太誇大。如果是事實，儘管播，如果不是事實就不可以亂播，我們自己要秉持著這個責任，好好的運用。所以我大膽的講，花蓮的電台十幾家，我的聽眾平均起來不會比人家少。但聽眾還是被眾多電台瓜分，環境就是如此，所以我才放棄學生的族群，針對士農工商和較年長的聽眾做節目，他們比較喜歡聽老歌、日本歌或是比較有特色的古早歌，我們針對這部分聽眾下功夫，好好運作。

我經營的是調幅電台，自從開放調頻電台後，雖然已經十幾年了，業務還是比較低落¹⁹。原因有社會的經濟低落，以及政府的審查比較嚴，廣告要一字一字照許可的唸，不能超過範圍，半小時廣告也不能超過三分半。現在媒體眾多，花蓮以前只有我們和中廣兩間在播廣告，現在有十三間在競爭，競爭得太過分；電

¹⁸ 莊坤元於民國 100 年 11 月 27 日發生嚴重車禍，車毀，頸椎受傷，右手多處骨折，手術住院四個多月後重生，隔年五月受洗為基督徒。

¹⁹ 調幅電台 (Amplitude Modulation, AM)和調頻電台 (Frequency Modulation, FM)是使用不同調變技術來播送。一般收音機所接收的調幅廣播(AM)，使用「中頻」頻率範圍，約在 540~1600 千赫之間。AM 電台藉天波與地波傳送，故射程較遠，不受高大建築物或高山阻隔。但音質較差，易受電離層靜電干擾，

台太多、管制的字句太嚴，加上整個社會經濟不好，都是造成業務低落的原因。如果現在經濟好一點，大家就比較有賺錢的機會，或是廣告不要管這麼嚴，如要照字唸及半小時不能超過三分鐘半等，因為現在大家聽廣播，週率可以說是密密麻麻，到處都有，你如果講太多，聽眾自然不要聽，會轉走。所以應該要讓它自由自在的，字句不要限制。如果要限制，應該要針對內容，比如說播出的節目內容對兒童身心有妨害，或妨害社會秩序的，這種再來嚴格取締沒關係。不要為了多幾字或多幾分鐘就來處罰，很不合理，這部分我就覺得需要改善。

調幅電台沒落觀眾流失 廣播產業恐難以為繼

我在十幾年前，曾經到北歐參訪，五個國家，包括瑞士、丹麥、挪威、瑞典還有芬蘭，這五個國家在十六、七年前就發現，調幅電台會慢慢沒落。像瑞士認為 2020 年會沒落；挪威也預言 2015 年調幅電台可能就要關起來了，所以像瑞典和挪威全國調幅電台只有一間，都是政府的，當然調頻很多，幾十台。我發現他們的預言稍有準確，現在沒落非常明顯，我們自己也會擔心，要買調幅的收音機，整條路找了三、四間才勉強買到，現在新的收音機都沒有調幅的。所有的計程車和高級車，僅有調頻的卻沒調幅的，連調幅的收音機都沒買了，沒有聽眾要聽了，所以沒落是有可能的。像北歐的電台一間預言是 2015 年，一間是 2020 年要關門，這都剩沒幾年，這都是十幾年前就預告出來的。

我們經營電台的人覺得這不是辦法，不經營也對不起現有的聽眾，聽眾群還滿多的。所以希望以後政府最好能夠把調幅的頻率換成調頻的給我們，譬如說你有兩個就換兩個，有一個就換一個，三個就換三個，這樣一來，競爭也比較公平，要不然我們只守在這，比較落伍，永久就做這個；以後連收音機都買不到了，要如何經營呢？不可能「一貫作業」吧！為了喝牛奶去養一頭母牛，自己去做生產事業的收音機，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政府也好，我們經營者也好，都有很深的感想，如果這樣一直下去也不是辦法。我們的聽眾群年長者非常多，隨著時間流逝，漸漸的凋零。而年輕人現在什麼網路啦，因為科技如此發達，你不走調頻的不行，要不然當然就是數位廣播 DAB 了，那更是複雜，那時政府投資了許多經費試播，後來卻沒力量繼續下去。所以調頻過來就要走 DAB 的路線²⁰。我們也覺得將來該何去何從，自己也曾想這個行業從年輕做到老，也要再交給下一輩，一代代一直傳下去，但傳承也要整個環境適合，否則也是很大的問題。

同時期電台經營者多已辭世 廣播碩果持續耕耘

²⁰ 我國數位廣播原採用歐規 Digital Audio Broadcasting(DAB)規格，是繼 AM、FM 之後的第三代廣播傳送技術，可以使聲音品質大幅提升，媲美 CD 音質，還可以傳送圖、文、影音等資訊。2000 年 1 月交通部公布試播計畫，約 30 家電台提出申請，共 19 家公民營電台獲准試播。經過 4 年多的試播，政府在 2004 年宣布開放第一梯次執照申請，隔年正式核發 6 張 DAB 籌設許可執照，但截至 2008 年底有 5 家退出 DAB 籌設，2009 年 6 月最後一家中廣再退出，我國 DAB 宣告失敗。失敗原因包括政策法令不明、現行類比廣播沒有落日條款、數位廣播接收器價格昂貴等，因此業者看不到前景，紛紛退出。之後 NCC 未再開放數位廣播籌備許可。

我可以說，不是我誇口啦，我是中華民國最資深的廣播人員，迄今在廣播電台六十一年多，沒有人像我待這麼久。怎麼說呢，公營的電台，不管你台長還是員工，強制 65 歲一定要退休。你如果以 20 歲來算，到 65 歲就 45 年資歷，那個就已經是最久的了。公營電台最多 45 年資歷，民營的電台我看了一下，跟我同時在做台長的，十個已經過世九個了，我講這樣是比較難聽，就屏東民立電台創辦人張吉甫來講，他是國家代表，他已經過世好十幾年了。那像成功電台董事長海軍副總司令退休的張雨辰先生、成功電台總經理陳友京，高雄鳳鳴電台袁鳳舉，都已去世好幾年。接下來就剩台南勝利之聲電台李元華，多我幾歲但是他近年都在美國比較多。而台南電聲電台胡振庸也過世了。之後再過來就是建國電台苗光輝、黃爐，國聲電台董事長朱劍秋也都過世了。再上來就是台中中聲電台董事長蔡志昌，過世了。再上來竹南天聲電台董事長李方，也過世了。再過來桃園先聲電台董事長陳雲霞，也過世了。再上來台北正聲電台的董事長李葉、總經理李廉、夏曉華，也都過世了。還有民本電台董事長胡炯心也是，民聲汪宗魯，我算一算，差不多沒過世的就剩周進升跟我同年²¹，但是他晚我幾年，在電台的時候我管理過他一段時間。差不多都沒有人了，我也 82 歲了，但是我意志堅定，我當一天和尚敲一天鐘，我會一直做下去。

全國最資深廣播人員 屢獲最高榮譽表彰

現在要說獎牌，說獎牌我最得意的就是，我可說很多獎是全國僅有。我服務廣播滿六十年的時候，我在世新大學辦的廣播節大會中受獎²²。還有就是擔任總統府顧問，也是我一個人而已，不要說東台灣，所有廣播電台，民營電台，公營電台，做總統府的顧問，我一個人而已。正式在國賓飯店，總統派副秘書長陳哲男，聘我做總統府的顧問，這邊三張聘書，連續做總統府的顧問做了三年，這個民營電台沒有人有²³。還有第二十五屆新世紀中興文藝終身成就獎²⁴，這都是我廣播的特別獎，這些都很特殊的，不是說隨便有的。像我剛剛戴的這個「文化傳播事業獎章」，也是沒人有的，新聞局局長謝志偉來這邊頒完，總統陳水扁又來這邊親自表彰。他說：「這個獎章，你是台灣第二個拿到的人」。這個「文化傳播事業獎章」，廣播界只有我第一個拿到²⁵。

說到特殊獎，我下面放了一個燕聲滿五十幾年，陳水扁總統送的匾額「揚聲惠群」，這也是滿特殊的。再來，全國廣播界所有的理事送我一個人「廣播國寶」

²¹ 周進升民國二十一年生，為台灣資深電台播音員，曾創辦中興廣播電台、建國電台，並應邀擔任竹南天聲電台、高雄成功電台及花蓮燕聲電台的經理人或董事。政府開放調頻電台申請後，周進升在中部設立每日廣播電台，擔任董事長，並繼續主持節目。

²² 民國 102 年 3 月，莊坤元於世新大學國際會議廳舉行的廣播節大會上，榮獲「最資深廣播人員獎」。由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馬長生頒發「廣播放送一甲子，傳承文化六十年」獎座，由文化部影視及流行音樂產業局朱文清局長表揚，創下我國廣播史新頁。

²³ 民國九十二年，連續三年獲陳水扁總統聘為總統府顧問。

²⁴ 民國九十二年二月，莊坤元榮獲第二十五屆新世紀中興文藝「廣播事業成就特別貢獻獎」。

²⁵ 民國九十七年三月，莊坤元從事廣播事業屆滿五十五周年，獲行政院新聞局頒贈「文化傳播事業獎章」，為我國獲此獎章第二人，廣播界第一人。

的一個匾額，在樓下很大一塊，這些都是。還有之前提過的連續兩屆「廣播金技獎」，其它大大小小獎項將近兩百座，裡面還有，放到快沒地方放了。可說我五十年來，廣播最優秀的各式獎無數，反正很多很多，扶輪社也是一樣，講不完，太多太多了。

擔任泛舟公會理事長 功在秀姑巒溪

我跟花蓮的關係，剛剛講過，花蓮就是觀光事業，還有礦業這兩樣最特殊。觀光事業來講，我做過花蓮縣觀光協會的董事、常務理事，之後擔任觀光協會的顧問。我在觀光協會，在花蓮可以大聲講我功勞很大的；怎麼說呢，花蓮有一個「秀姑巒溪泛舟公會」，泛舟我也申請牌照，跟一些朋友還有創一間「旭江育樂公司」，擁有一百條船，還有十台救生艇，又選我做第一屆理事長，我去交通處請示，一個客人要幾百元，要怎樣服務，都申請好了，本來大家好好經營都會賺錢，但是因為撐不住，一下子十九家，客人沒有那麼多，都已經申請好的價格，比如本來一個人要五百元，結果四百就下去了。四百的話，成本就要三百了，賺一百元本來也很正常啊，不是耶！我三百五你三百五，我訂金拿了，好比說給人家收一萬的現金，他去扯後腿，一萬我幫你出。就這樣削價競爭，一直拚來拚去，拚到最後大家都賠錢，十九間都賠錢，到最後剩兩三間，現在剩幾間在經營。

本來可以賺錢的事情，拚到最後都倒了，我也算倒，但我就算沒倒也要收起來。多可憐啊，好比說欠便當錢，你這間欠三十萬，那間欠二十萬，那間又欠幾萬的，我也欠人家二十三萬兩千多。別人倒閉就笑一笑，要跟業者拿就說我沒錢，賴皮，拿不到任何錢，債主能拿到一成兩成三成算很好了。我跟債主說我八成賠你，跟我說不行。我說人家三成你就拿了，有的還拿不到兩成。債主說不然你就宣布倒閉啊，你倒我就不跟你拿。我這樣是要怎麼倒？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啊，我跟合夥的光隆大理石工廠老闆，我們兩個在花蓮算是鼎鼎大名。後來我們二十三萬兩千多，兩千多就算了，二十三萬拿足，別人拿一成兩萬、三萬的償還金就很高興了，我們卻要出足二十三萬，我是要怎麼跟人家競爭。好比說剛剛講到觀光事業，泛舟公會第一屆的理事長期間，也建立起一個基礎，之後我理事長辭掉的時候，公會本身有基金，我退休的時候送我一塊金牌，沒有多大塊，說我是「功在秀姑巒溪」，這是一個小故事。

發起花蓮海洋公園 籌建之路漫長

花蓮海洋公園，也是我發起的。好幾十年前的事情，有一次我請好友監察委員陳哲芳²⁶，立法委員張平沼來花蓮，我在壽豐鄉鹽寮請他們吃龍蝦，大家就說花蓮風景這麼美，怎麼都不知道。那時候他們在做劍湖山剛建好，台中有一個亞哥花園，他說不然花蓮這邊我們來建一個小型的遊樂區。我就說好啊，建了我們可以有時來這邊度假，買兩匹馬來騎騎還是怎樣，買個幾甲土地，做一個小型農

²⁶ 耐斯集團總裁陳哲芳，曾擔任國大代表、監察委員、總統府國策顧問，耐斯集團也投資成立劍湖山世界。

場。我就說好啊，我以為只要花個幾千萬，七、八千萬，每人出資個一兩千萬而已，來做一個小型的。說好了之後，我還跟這邊當時的省議員王慶豐，他後來做到花蓮縣長，他說為了花蓮的好事情，他說他也要參加。王在省議會還跟陳明文講，陳明文也說他要參加，陳哲芳再跟遠雄的老闆趙藤雄說，趙藤雄也說好喔，要來參加。

後來乾脆都到台北來來飯店的最頂樓，遠雄趙老闆就請客，我們就推他當董事長，他說我花蓮比較熟，就做執行秘書。然後就開始講起來，花蓮如果要做觀光事業，就要做最大的，不要做那些小的沒意思。我說大的好啊，他算一算說大概三十幾億，我說什麼！我只有近億的預算可花，你三十億我不要參加。趙說你不用怕，我跟銀行最少借五成，至少二十億，我們再籌備十多億就好了。我問這十幾億是要怎麼籌備？他說遠雄、耐斯、張平沼，他們都有集團的，財團的認股20%，個人認股10%。我說一個人10%就三億多了，總共三十億，我聽到上億元就嚇死了。這是二十幾年前，三億我就嚇到了，我說我沒辦法參加。

他說不然至少也要5%，要怎麼分？三個財團各25%就75%，剩下的25%就讓個人持分。5%是多少，大約就是一億多，我說我要去哪裡生一億多？一千萬我就拿得很辛苦了何況一億多。他說免驚，一億多再切半跟銀行借，這樣剩七、八千萬而已，我說七、八千萬說的簡單，對我來說七、八百萬我還可以做，上千萬我就頭痛了。後來他就說別怕啦，這不是一次出的，七、八千萬是分很多年，分期付款的，不要也不行了，後來就決定分5%，到現在。

當時是我發起的，叫我去買土地，行事秘密，先去地政事務所，將這邊的所有權狀、地籍圖全部申請出來，總共一兩百甲。他說我們的點在這邊，跟這理有關係的全部都買。我說要怎麼買？他說你就叫土地仲介來，看地籍圖查地主是誰，就去買。然後這有兩甲，那有三甲，就整片的這樣一路問下去，但是多半沒成，或是當成我在開玩笑，沒真要賣。過了大半年，仍買不完整。後來台北開會，隔天馬上匯了兩億給我，我看到兩億匯我戶頭都嚇壞了...然後要我明天起，除了仲介外，再多帶一個土地代書，現簽！假設同意賣要三百萬的話，你就現場匯給他一百萬，要是四百萬的，你就匯兩百萬或兩百五十萬。你酌量，反正早晚要給人家，像聖誕老人，代書帶著加上土地仲介，從一大早就開始拜訪別人，戶頭裡有兩億隨便我開。結果趙董電話一直詢問我今天買了幾個，我說買了八個人。但一共有三、四十個地主，「這樣太少了，還要再買，明天還要繼續！」隔天差不多又買了十個，後天又買了七、八個，買一買差不多買了二十幾個人。

糟糕的是，半年後要交尾款時，人家不賣了。不是說好了要買多少錢，但是那是半年前你說要跟我買的，我現在不賣了，有的說要把價錢提高，三百萬的要提高到四百萬。我說哪有差這麼多的！才幾個月而已漲那麼多，我跟趙董的秘書電話中聯絡，他說一定要買，四百萬要買、五百萬也要買，他開口就一定要把他買起來，一直買下去！我的手買了大概三十幾甲。又有地主說，現在要改算坪的，幾坪要多少，漲價了十倍，我說我買不下去，他就又派了一個人來買。現在花蓮海洋公園五十幾甲，由我經手就買了三十幾甲。

我從開始到現在，做了十五年的董事，最近因為要上市，需要一個專業的董事，所以他的董事總共才七個人而已，要兩個專業的，才跟我說，專業的就要去拜託觀光局長退休的一個人，還有在這邊臺灣觀光學院校長，請他們兩個做董事，所以比較不好意思請你做監察人，所以我現在擔任監察人做到現在。說所費的精神，在建造的期間前前後後共三年，蓋一千多個章，蓋去了再退回來。從省政府再換到中央，沒人辦過這麼大的案子，裡面的股東有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議員，還有我這個跑腿的，還有趙藤雄，這樣還申請不出來。結果沒人敢擔當，直到江丙坤，那時做經建會主委，親自答應，連戰再來。裡面的股東有立法委員、監察委員、省議員，還有我這個跑腿的，還有趙藤雄，這樣申請不出來，八年多後才准「初步開發」，准了之後逐步申請興建，到民國九十一年才完工。當時陳水扁擔任總統，請他來剪綵，營業至今，遊樂區賠錢，飯店賺錢，盈虧仍沒辦法打平，還有賠一些。期待以後可能會賺錢，他說要忍耐一下，成本要收回來要十八年後，趙藤雄怎麼算的我們都不知道，他都看到未來的。

貢獻後山一世情 功在花蓮

講到觀光事業，我對花蓮的貢獻真的很多。如果再說到交通方面，我電台相當重視交通，所以每一個氣象報導，還是蘇花公路斷了，我電台都搶先播出。所以我有許多聽眾，對交通我也是貢獻很多，你看交通部長給我不少獎章；對於教育方面，因為我剛來的時候，我小孩都念花師附小，所以花師附小要叫我做家長會長。校長一直要我去做會長，我想一想，這是省立的學校，要爭取補助我們有省議員吳水雲，還有王慶豐已經當議長了，還有國大代表，人才這麼多怎麼叫我做會長。我認為吳水雲最適當，就跟校長去拜託，硬把他請出來，他說省議員人都在台中，我們說沒關係，學校需要你，所以才給吳水雲做家長會會長，我就做常務委員。結果糟糕了，現在要運動會，省議員他在省議會開會不能回來，叫我代理，像是做家長會長的代表，也要去致詞，畢業典禮也這樣，運動會也這樣，再來學校要募款，我這樣帶校長出去募，校長就說很佩服我，因為我人頭都熟，因為我做記者公會的理事長好幾任了...你出五百元，你出幾百元，雖然不是很大的錢，但是校長要建校舍，他開口哪有多少錢，雖然政府有補助，但多少還是要自己出。建了校舍以後又要運動會，又要畢業典禮，家長會長名字是別人的，我是常務委員，但是都我在代理。

去國中那邊我就比較聰明了，美崙國中又要我做家長會長，那個校區就美崙國中，校長又來找我好幾次，我說我做到常務委員為止，家長會長你要找別人，就找別人，所以附小家長會有給我的獎狀，我三個小孩都念附小，畢業之後我就跟附小沒關係了，但他們又聘我做顧問，又做了好幾十年，所以對教育我也有貢獻，對交通我也有貢獻，還有對觀光也有，還有對原住民。我之前的副台長蔣一中，說我們電台要有原住民特色，對原住民的生活訊息，一直播報，也辦歌唱比賽，發掘人才，對原住民有很大貢獻。

另外就是宣導法律常識，我做到法務部頒獎狀給我，我們這邊地檢署的檢察

官，他都來電台播報法律常識，每天大約十五分鐘，宣導如何守法，也是十幾年，我在 35 周年，地檢署的檢察長還送我一個大獎狀，也是法律常識。所以法律方面、交通方面、觀光方面還是說地政方面，講不完，還有在防災宣傳方面。

組織花蓮縣南投同鄉會 募款救災獲地方肯定

南投人很可憐，八七水災等大災難不講，我來了之後，民國八十八年發生九二一大地震，我自己先出資十萬。「花蓮縣南投同鄉會」是我組織起來的，我那時候不做理事長了，請當時的理事長何永興先生，以電台的名義，南投同鄉會名義來做災後服務的工作，結果募款四、五天而已，就接到新聞局的通知，募款要經內政部正式登記才能募款。結果我打電話去內政部申請都沒有人回應，要不然就不清楚如何辦理。我只好將一個星期募得的款項交給南投縣政府，縣長還特別頒發感謝狀。所以無論地震、包括台東颱風災難我都發動救助，對社會盡力貢獻，所以說獎狀得滿多，大家都肯定燕聲電台對花蓮地方真的有在做事情，你現在去問燕聲電台誰不知，問莊坤元誰不認識，大家都肯定燕聲電台就是在地的聲音，聽眾的最愛。

花蓮人口結構限制 電台飽和反對再開放

過去的話，一路經營，過去我收音機什麼的，我說難聽一點，花蓮地區才我和中廣兩間電台播廣告而已，現在有十三間耶，我說這鍋飯，沒有比較大鍋喔，同樣一鍋飯，現在下去分，以前兩個人吃，當然大家都皆大歡喜，現在十三個人要吃，沒有比較大碗是要怎麼吃？我是比較老資格，有忠實的聽眾很大一群，比較吃得飽，有些吃不飽，其它電台就賣來賣去，一直在變。所以在東部的電台難經營，東部的電台聽別人說，賣了又一直賣，不怕死的都一直賣，賣掉就賺到，買到了沒辦法，三百萬就賣一台呀，最近的事情而已，不要說哪一間電台，就有這種情形。

現在 NCC 又說要開放，開放沒關係啊，最好是七、八十台你都開放給花蓮，一里一台，破全世界紀錄也沒關係，但是這是不可能的。現在花蓮開放要幾台也不知道。糟糕的其實是，開放之後也是可能淪為轉播台，不是說頭到尾，都給所有在地的員工來播報，都是淪為轉播台，這是很不合理的事情²⁷。

花蓮的電台很難經營的原因是，花蓮總共有三十幾萬的人口，你想到的大電台都有喔，像是中廣、教育電台、警廣、漢聲，這些都是全國的聯播網，週率都很強。花蓮有，玉里也設轉播台，單單這週率就比別的地方大很多了，還有民營電台有幾十台。花蓮有四大族群，就是河洛人、客家人、外省的同胞、原住民同胞，花蓮的原住民可以說是所有縣最多的，佔了四分之一。你只知一味地報，聽眾沒錢好買啊。你再怎麼播，也不太會去買你的產品。

接下來就是花蓮的機關很多，陸海空啊，還是所有的機關，港口，機場，可

²⁷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 於 2013 年 10 月通過「第十一梯次第一階段廣播電台釋照規劃案」，擬再開放廣播電台執照申設，中華民國廣播商業同業公會表達反對的態度。

以說大大小小的機關，外省人也是很多，所以看電視看報紙都來不及了，哪有時間聽你地下電台，所以這邊的人也沒什麼在聽。再來客家人特別節儉，河洛人比較老實，所以可以做的生意機會實在很小，一點點而已所以很難經營。但是我也認啦，所以說我才要突破，做別人不做的，或做出特色，我相信這波電台再開放下去，花蓮又不知道多幾個轉播台出來。首先先搶電台，再賣一賣，三百萬就一台，做得如何我們也不知道，就像開放報紙一樣，想要的都來申請，你要多少就給你多少，報禁開放，可以說是夠熱鬧，不要三年，關閉超過一半，現在剩下也沒有十分之一。

力挽調幅電台危機 建議讓業者換發調頻執照

將來的電台，尤其是調幅的，更難生活，但是也會關的，會一直關。不只是電台會關而已，私立學校的也會關很多起來，當然公立的不會，私立的大學、大專、高中那些都會關很多起來。電台也一樣，三年後就會很明朗，像我剛剛說的，說不定連我都會關，但是可能性較沒有那麼大。這是一個危機，是夕陽，電台是這樣的危機，已經太多了又要開放，開放就是要自殺自滅，會變成這樣，市場太亂，價格就會崩壞，崩壞之後節目就會品質不好。真的是有口難言，說了也沒有用，政府也控制不了，請到一張牌照隨便賣就兩、三百萬，要說說不完。所以說，越經營越困難，但困難歸困難，也要走下去。有一天電台會賠錢，賠一點也得繼續做，賠多了當然就要關起來。所以我這樣看，調幅的電台也好，還是說三年後的電台，現在就已經很亂，以後不知道會變怎樣，這個無可想像。

所以我剛剛才說，最好調幅的你給我改作調頻，我才有辦法生存；我相信別人有辦法生存，我就有辦法生存，我的意志絕對不會輸別人。我也有經驗，最起碼腦袋裡對其間的差異，我們都看的出來。對員工訓練、對工程發射，我們都可以做得到。我有那個堅持也有那個力量。但是現在很難講，聽說過沒多久又要開放一批，現在已經一百七十幾台了，現在可以播廣告的已經十三台了，你要是說再來隨便也二十幾台，但是要真的做電台，憑本事大家來比，這樣還不要緊，拼一拼，撐不住收一收，乾脆都做人家的轉播台，差不多一半都在做別人的轉播台，這樣做大家都很難過。

所以就是這樣的苦衷，有口難言要跟誰說，跟天說，天也沒辦法，跟政府說，政府也不補助，只好是認了。一方面認，一方面走自己的路，自己腦袋要冷靜一點，思考看要怎麼做，才能打破這個難關，這就是我們說「時到時擔當，無米再煮番薯湯」，要克難做下去。我當時在創辦電台，那才是困難，沒有收音機，都沒有唱片，我那時候都做得轟轟烈烈了，現在要拼大家來拼，哪怕會拼輸別人？人比人氣死人，不贏別人也不能輸。所以我很有信心，做就做，走一步算一步，大家來試試看，戲棚下站久的人會得到，我站了六十幾年了，很有信心的。

建議政府多輔導少管制 補助偏鄉電台節目產出

國外可效法的地方很多。以日本來講，不要說他們公視 NHK，就說民營電

台，因為他們的放送聯盟，規定大家怎麼做怎麼做，大家不要犯法，個人做個人的這個很好。我也希望政府干涉少一點，輔導多一點。輔導方式很多，不要動不動就罰款，現在的罰款幾十萬、幾百萬，也有到幾千萬的，一間電台資本才多少，十間電台也不夠你罰。不要說要罰款，如果比較嚴重，就直接吊銷執照嘛！你看現在電台這麼多，還要再開放呢！你如果違法比較嚴重，警告一遍、兩遍、三遍不聽，我就給你吊銷掉，嚴一點沒關係，但是你法要訂好，處理完要輔導，輔導是很多方面的。

譬如說現在政府開放很多外勞，印尼、菲律賓、越南，很多外勞來，一個外勞來，政府每個月聽說都抽他 2000 元，抽一抽也不知道這些錢用到哪裡去，都不知道呀。你應該來給民營電台，看對這些外勞如何服務，做些節目來補助這些電台。輔導包括補助，剛剛說到，我在北歐有看到挪威、丹麥有很多電台，政府會跟你收錢，但補助歸補助。做法很簡單，政府可以調查每一間電台的信用、節目的概念大概都知道，你看像我這個；像東台灣電台²⁸，到現在還沒做過一支藥的廣告，那你要給它補助，讓它做得更好一點，不然它為了節目淨化還是什麼原因，經營不易。要看文化部也好，NCC 也好，收的錢都很多，那些錢應該考量讓電台製作節目，成為電台能生存的一部分，不要都依賴廣告。

花蓮這邊的人口才三十幾萬，再加上我剛剛講的四大族群，剩下在聽的沒幾個，幾個人就一個週率，這邊的電台又特別多。舉例比較，花蓮縣的調幅電台數跟台北縣一樣多。像中廣、漢聲、警察還有教育這些大功率電台，台北縣都沒有，但花蓮、玉里都還有轉播台。如果民營電台的比例，以前都會說花蓮這麼大，花蓮有台灣省的八分之一大，不會干擾，可以一直發電台執照。所以花蓮的人口三十三萬，台北縣的人口可以說快到幾百萬，電台居然一樣多，這樣有公道嗎？難怪人家做一小時，我要做五小時，才有人家的價錢，我要怎麼跟人家比？員工的待遇也是差不多，薪水一樣多；電費同價格，看用幾度就幾度；電信局的費用也是都一樣。所以對偏僻的電台要更照顧；我說的偏僻當然是只宜花東比較偏僻，還是金門、馬祖這邊的。你也要看電台是否真的有在做，寧願補助而不是憑白給你。好比說二十萬，或者一年幾十萬，然後你要製做哪類型節目，不管是交通，還是農產品的物價要如何控制，還是農業節目都好。現在政府是將交通都交給警察電台做，有幾項比較特殊的，像農委會，電視拿了，我們也沒份。

參訪世界各國電台取經 不指望赴大陸發展

所以我剛剛說，原本兩個人在吃這碗飯，現在十三個人在吃，現在又有網路、電視在搶，搶不到餓死。所以難怪電台承擔不起，經營就變來變去。我想三年後的電台會更難經營，越來越難經營。因為現在就是衝的時代，變的時代，時代在變你要有本事，你不能說和別人做一樣，人家一套我們一套，一定要高人一等，

²⁸ 「東台灣廣播公司」FM107.7 為莊坤元次子莊益承所經營，原為「花蓮廣播公司」，為政府第一次開放之調頻電台，於民國八十四年三月一日開播。民國九十二年元月更名為東台灣，定位為「民生生活資訊」，九十五年起轉型為觀光旅遊專業電台，以觀光旅遊節目為主軸，24 小時全天候播放自製節目。

機器我要比別人更好一點。在節目還是其它方面，要贏別人很多是不可能，但是就贏一些些，我們才有辦法在這個環境生存或者跟別人比。所以我才說，沒贏也不可以輸別人。我常常跟別人講「維持現狀就是落伍」。我們也是要看別人的進步之處。所以說，我喜歡出國，看人家各國進步的情形，不管是日本、韓國，我也做過訪問團的副團長，看過很多了

像是大陸，說到大陸，我在二十幾年前，跟張平沼去大陸的時候，那時候還很少人去，我膽子也算滿大的我就去，江澤民和李鵬接見。那時候李鵬在做總理，江澤民在做國家總書記，他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我們。那個不簡單，等同是總統和行政院長等級接見一樣。李鵬怎麼跟我們說的：「哎呀，你們台灣同胞啊～歡迎你們來！你們想要做什麼我都支持你們，要土地多少甲，做什麼都行」。那時候對台灣相當拉攏，說要給我們支持和幫助。我跟他說好啊，我在台灣經營廣播電台，我跟你申請兩個執照就好，一個在上海，因為上海人最多最好發揮，一個在廈門，廈門講台語可以互通交流，你給我兩間電台，我絕對做到你很滿意。他就說電台不行，你要做電子、工業、商業都可以，你要土地我給你土地，你要人我配給你，你要什麼都可以。但我就外行，只會經營電台，所以我才說，我對大陸不敢有期望，不期待跟大陸有合作或交流。

我看多了，對北京的人民廣播電台、天津的、四川的，廈門等大陸各廣播電台我參觀過好幾個，但是我看過覺得不是辦法。大陸今天說這樣，明天又一道命令，他那沒法律的國家，沒有保障，又沒有自由。當年我們戒嚴是說要反攻大陸，只要掌握這個大原則不要去違背就好，其它我們要怎麼做都很好調整。大陸這邊不是，這是戒嚴中的戒嚴，搞不好電話一通，要你節目停就停，這要怎麼合作？這種的就不要去想了，才不會笨笨的去浪費精神，我們做我們自己的，立足台灣看世界，看要怎樣發揮。

政府降低資本額 地方台淪為轉播台 偏離開放頻道政策

但是很遺憾就是政府開放了太多，之前剛開始開放，第一二第三批都規定資本額要五千萬，電台的主管，要有待過電台的經驗，或是有新聞專長，都是內行的經營才行。但後來變成怎麼樣，現在「公司法」規定一百萬就可以設立公司，所以一百萬就可以去申請小功率電台²⁹。

現在弄成這樣，花蓮某某電台，租一間公寓小小間的，大概這間的一半而已，這樣就一間電台了。一個人，一個人還不是專職的喔，他這樣看看看，那個錶在跳，久久看一次，還是颱風天下雨天，稍微巡一下，這樣也是一間電台，然後全部轉播台北的節目。轉播到賺錢，因為一個月大概花幾千塊開銷就解決了，我們一個月至少也要幾十萬開銷。所以，政府沒原則，開放是沒關係，我不怕開放，要開放大家同一起跑線來比無妨，若像那樣，開放電台後來全部變成轉播台，這

²⁹ 行政院新聞局於七十三年八月修改資本額規定，同意「申請設台目的在服務訂族群、邊遠地區或促進地區的發展，提出合理說明者」，可以不受五千萬元資本的限制，但仍須符合公司法實收資本額一百萬元的最低規定。

樣對嗎？

所以覺得老實人比較吃虧，但是吃虧也好啦，我老師交代說，吃虧就是占便宜，不一定吃虧就是不好。人在做天在看，良心最要緊。廣播電台是良心的工作，這是最要緊的。你看政府，現在想想 NCC 也可憐，管那麼多又管好，管得亂七八糟，現在又這樣，立法院如果要求開放，NCC 又能奈何？民主國家，要開放就開放，你要就隨你，所以我才說電台沒多久就會像報社這樣，隨你申請，申請我都給你，做得起來你做，做不起來你就關門。報社就是這樣，電台也會走到這種地步。

有時候想想真的很不值，拚死拚活做成這樣，你政府也要鼓勵一下。如果規規矩矩在做的，或者是做得還可以的，你就說一年你給我做一個節目，我們不是白白說你給我多少錢，我們也不會這樣，你就錢給我們，我們給你盡一些義務，做好的多鼓勵。做不好的，像我剛剛說的，淘汰就淘汰，一遍兩遍三遍，賣了又再賣就不可以，一間電台已經被賣兩三次了，這樣哪是電台，根本就在玩，吊銷就好了，何必這樣？不然規定十年內你不可以賣，現在有一間電台，賣完又賣，賣完又賣，這樣對嗎？規定表面看起來很嚴，規定一間電台，股份不能超過 10%，至少要 7、8 個人，但我覺得很誇張，八個人，一百多萬來算，一個人也不過十萬而已。有時候我也想不通，要設立電台應該要有一個標準，像剛開始開放說要五千萬，若不用到五千萬，不然也有個三千萬。然後最起碼裡面要有兩個比較有經驗的、內行的。現在不是，都在亂搞，搞到最後天下大亂，就是政府造成的，不亂也得亂。只能說遇到戰國時代，要殺就殺，要戰就來戰，戰輸別人你就鼻子摸摸投降。所以不能輸別人，絕對不能輸別人。我有那個信心有那個意志，但是現在要怎麼演變，實在也是很難預料、一言難盡。